



# 黑白男女

## 第二十章 一手托两家(上)

(上接10月22日A14版)

周天杰被确诊得了癌症后，逮谁跟谁哭：我可不能死啊，我儿子没了，我们家上有老，下有小，还指望我呢，你们救救我吧！

做完手术，周天杰被推进重症监护室，他就哭不成了。麻醉的作用大概还没有过去，他双眼闭着，处在昏迷状态。他身上连结着七八个管子，那些管子帮他活着，好像离开哪个管子都不能活。他浑身发抖，好像很冷。周天杰本来身量就不大，做完手术后，他显得更加瘦小，像一个未成年的孩子。他一边发抖，一边像是在说梦话：我死了吗？我真的死了吗？小来……小来呢？小来，来来来来……

守护在病床边的老吴心疼得早已泪流满面，她紧紧拉住丈夫一只颤抖的手，安慰说：天杰，你没死，你还活着呢！有我在呢，不怕，咱不怕，啊！

回家，回家！别动，别动，一会儿就好了，等你好了咱就回家。

周天杰稍清醒一点儿，挂念的还是孙子小来，他问老吴：小来了吗？

小来在家里呢！谁看着小来呢？他妈看着他。他妈没上班吗？他妈去上班，他在家里跟着他老奶奶。那怎么行呢，老奶奶连自己都顾不住

自己，哪里能看孩子呢！

你就别操那么多心了，要不是操那么多的心，要不是啥事儿都在心上压着，你也不会得这么大的病。衣服都是磨破的，病都是攒起来的。一攒一攒，小病就攒成了大病。

周天杰不同意妻子的说法，但他不和妻子争论。他生病了，妻子却没生病。没生病的人总是爱帮生病的人找病因，妻子爱怎么说，就怎么说吧。动了大手术，把他的元气伤掉不少，他现在还没有力气和妻子争论。不过，心还是要操的。不操心不行啊！他还是说想看看小来。

下班后，郑宝兰到医院看公爹来了。

她带来了牛奶，还带来了黑芝麻糊儿，这两样食品都是食道癌患者恢复进食后可以吃的流食。她来之前跟卫君梅商量了一下，卫君梅建议她买这两样东西。郑宝兰把公爹的病看得很严重，她的心情也很沉

重。她听人说过，人类对癌症还没有办法，人只要得了癌症，就等于判了死刑，离死就不远了。就算一年半载死不了，死刑还是在那里等着，跟缓期执行也差不多。丈夫周启帆死了，这个家就够倒霉的了。如果公爹再死，这个家怎么办呢？在她的想象里，公爹已经死了，只有她才能代替公爹的儿子为公爹披麻戴孝。她哭丈夫苦命，哭公爹苦命，也哭自己苦命，哭得痛彻心肺，哀哀欲绝。可到了公爹的病床前，她得忍着，暂时还不能哭。好比瓦斯爆炸之后，在尚未确定亲人是不是死了之前，家属也不能哭。哭等于是一个宣布，宣布亲人已经不行了。郑宝兰把沉重的心情放松一些，轻轻问：爸，爸，你好些了吗？

是宝兰哪！你把小来带来了吗？

没有，我把小来送到幼儿园里去了。

去幼儿园好，幼儿园能学东西。

我去找了蒋妈妈，蒋妈妈领着我去找了幼儿园的园长，蒋妈妈帮

着说了好多好话，人家总算把小来收下了。因为幼儿园还不到招生时间，小来算是插班生。人家一般不招插班生，对咱家算是特殊照顾。

蒋妈妈是好人哪，回去我得谢谢她！

爸，你不用挂念家里，奶奶由我照顾，鸡我也会按时喂。有妈在这儿伺候你，你只管安心养病。

宝兰你放心，爸死不了。那天我到阎王爷那里去了一趟，阎王爷拉着脸子，对我一点儿都不欢迎。阎王爷对我说：老周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孙子还没长大，你来干什么！等你孙子长大，等你孙子娶了媳妇，你再来报到也不迟。我一听阎王爷这么说，说好好好，误会了，我马上回去。两旁站着的牛头马面，直眉瞪眼，乱向我发威，我吓得脊梁沟子直冒凉气，赶紧跑了回来。宝兰，你听明白了吧，阎王爷的意思，要让我亲眼看到小来长大娶了媳妇，才让我去报到呢！

郑宝兰明白，公爹是在编笑话，在用笑话宽她的心。公爹的头发白了许多，人也瘦了不少。公爹盖着白被子的肚子鼓得高高的，那里大概还缠着厚厚的纱布。这个老人家不光命苦，还长着一颗苦心，真是难为他了。为了配合公爹的笑话，郑宝兰勉强笑了一下，说那好，只要阎王爷有那个话，你就好好活着。

公爹问郑宝兰的爸爸妈妈还好吗，让郑宝兰常去看他们。



郑宝兰说：他们都挺好的，没事儿。

郑宝兰临离开病房的时候，公爹交代给她一件事，让她回到矿上跟工会的洪主席说一声，他的手术做得很成功，身体恢复得不错，再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。让洪主席别挂念他，不用到医院来看他了。

好，我回去就跟洪主席说。郑宝兰虽这样说答应了，但她回到矿上并没有去找洪主席。他明白公爹的意思，公爹说是不让洪主席到医院去看他，实际上是希望洪主席到医院去看他。不然的话，去跟人家洪主席说个什么劲呢！人家领导那么忙，矿上有困难的人那么多，能不给领导添事儿就别添了。

尽管郑宝兰没跟洪主席说，过了两天，洪主席还是到医院看周天杰来了。洪主席上来就递给周天杰一个信封，说：周师傅，这是两千块钱，我代表矿领导来慰问您，祝您早日康复！

周天杰支着胳膊欲坐起来，说哎呀哎呀，我说了不让洪主席来看我，洪主席还是来了，让我说啥好呢！

周师傅，您别动。洪主席上前拉住周天杰的一只手，把装钱的信封放在周天杰手里，说：我们也不知道给您买什么营养品合适，您自己看着买吧。

周天杰接过信封，压在枕头底下，马上掀开被子，让洪主席看他胸口一侧开刀后留下的长长的疤痕。仿佛以疤痕证明，他跟洪主席说的怀疑自己得了嗜食病并没有瞎说。

洪主席让他赶快盖上吧，别着了凉。

周天杰出院后回到矿上，他的处世哲学或者说处世策略有所改变。他不再逮谁跟谁哭了，而是动不动掀起自己的衣服，

让人家看他的疤痕。有人得了癌症后隐瞒着，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得过癌症。他不是这样，他好像想让天下的人都知道，周天杰得过癌症。好比上战场打仗的战士，把流血说成挂彩，把受伤说成挂花，都是受奖的意思，自豪的意思。周天杰没上战场，他不是从战场归来，是从医院归来。可周天杰的神情似乎有些自豪，他把衣服一掀，把疤痕展示给人看，仿佛在说：看，多漂亮！

他把疤痕给别人看，还给自己的母亲看。母亲的样子有些吃惊，刚要伸手摸一下，周天杰又把疤痕盖上了。母亲说：我生你的时候，你身上没有这一道呀，这一道从哪儿多出来的？

我得了嗜食病，这是大夫用刀子给我拉的。

母亲似乎记起来了，前段时间儿子是到医院看病去了。她说：我听说得嗜食病的人都不能活，你怎么活着回来了？你是人还是鬼？让我摸摸你的手热乎不热乎。

周天杰把手伸给母亲，让母亲摸。

母亲摸出来了，说：你的手是热乎的，你还是个活人，你这孩子命真大。

我不能死。我要是死了，你怎么办呢！小来问周天杰：爷爷爷爷，癌症是啥？

爷爷答：癌症就是小虫子。

小虫子多吗？

多呀，小虫子密密麻麻，每个小虫子嘴里都长着毒牙。

小虫子咬你了吗？

咬了，咬得我好疼好疼，疼得我吃

不下饭，睡不着觉。我只好去医院，让大夫在我肚皮上拉了一个口子，把小虫子都取出来。

拉的口子在哪儿呢，我可以看看吗？

当然可以。

周天杰刚要掀起衣服让小来看他的疤痕，老吴说：又不是什么好看的东西，别让小来看了，别吓着孩子。

没事儿，我孙子勇敢。

小来看见疤痕有些害怕，吓得直往后退。他问：我妈妈肚子里有虫子吗？

没有，你妈妈身体很好。

我奶奶肚子里有虫子吗？

你奶奶肚子里也没虫子。

那我呢，我肚子里有虫子吗？

你肚子里更没有虫子。

阿姨说吃饭前要洗手，肚子里就不会长虫子。

对，完全正确，来来去去幼儿园真学了不少东西。

不知小来从哪儿翻出一张旧报纸，让奶奶给他叠飞机。

奶奶说：我不会叠什么飞机，等你妈

回来，让你妈给你叠。她往旧报纸上看了一眼，不由地呀了一声，说你这孩子，就会乱翻东西，这报纸你是从哪儿翻出来的，快去给你爷爷！

爷爷听见了，问：什么事呀，一惊一乍的。拿来，给爷爷看看。

(未完待续，请关注10月26日A14版)

